

生活
学术
思想

主编 靳大成 奚耀华

寂寞求真



王路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生活
学术
思想

主编 靳大成 袁耀华

寂寞求真

王路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寂寞求真/王路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思想者丛书)

ISBN 7-5059-3346-9

I. 寂… II. 王…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3405 号

书 名	“思想·学术·生活丛书” 寂寞求真
作 者	王 路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冯善雅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山东省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18 千字
印 张	7.6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346-9/I·2546
定 价	12.9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学术·思想·生活丛书——

总 序

这套随笔的编辑，意图在于提供这样一种“历史”，它不是司马迁式的宏伟叙事，上下几千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帝王将相，文化精英，谱系严整；也不像剑桥中国某某史，专家学者，精细研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事件，层层迭迭，叙述详尽，分析缜密，论述精到；这套随笔，意在提供一系列完全个人化的档案、行状，顶多相当于所谓稗史，写作态度非常认真，但尚未被编者的知识系统格式化，可以算做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小说家言”，更多地表达作者个人的印象，个体经验的感受，个人主观化的对生活的体察，一句话，是个人经验的片断的集束。

有关八、九十年代的学术、思想与社会生活的宏观论述、历史分析已经不少了，相关的文化理论论争也仍

然历历在目，余音绕耳，但我们更想了解 and 认识这一代人在跨越了这半个世纪几次历史转折后的内心生活，了解他们在严肃的理论性表达背后的内心冲动和欲望，他们的生活经历造成的倾向，他们的趣味、感觉和日常生活经验对他们整个学术、思想的潜在的影响。这是真正的初始条件（混沌理论中有关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的原理），抽象的理论表述已经过多地将这种印记抹去，使我们不了解一个思想产生的条件、来源、过程，不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用和我们不同的方式去观察，去言说。对此，只有让作者自己不受干扰地随心所欲地叙说，将那些冰山下面的东西展示出来，我们才能知道，尼采所说的纪录那些思想实际降临的原始状况，会给我们描绘出一个多么不同于完整的、格式化了的抽象的理论表达的生活景观。

为此，我们选择作者队伍时，不再按照职业、观点、立场的某种统一的标准，也不理会学院派还是民间派，自由职业者还是高居庙堂的权威，而是像洗牌一样，带有相当的随机性。每一辑的作者队伍的组成都不一样，但选取的角度和视域也有一定的范围。不管作者的社会角色如何，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只是一个普通讲故事的人，他所说的一切，只是他自己独特的经历、体验，只表明了他的生活兴趣之所在，只构成一个小小的片断。当这些片断的集束被我们摆放在一起，并开始

像洗牌一样地随意组合时，我们会从中感受到不同的东西，由此而深化和丰富了对经历过的当代生活的认识。

在编辑这些书稿时，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历史并不自然而然地“在”那儿。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历史只是从某个跟我有关的时刻才开始的。认识和理解我们与历史的关系，一定与某个时刻的遭遇有关。我是从八、九十年代之交才开始知道我是生活在以“新时期”命名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及其整个现代化一百多年的历史，与孔子所处的时代并不遥远，我分明地感觉到了那位古代圣贤在他与弟子的谈话纪录中的声音，竟是如此直接、具体、息息相通。正是从这时开始，历史对我来说跟以往不一样了。十年前的这个体验，就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最初动因。我希望读者通过阅读与作者们实现对话、交流，并且能打开自己的记忆窗口，看到那个就存在于你的内心深处，但你平时却不曾留意并不能时时意识到的不同的生活世界。

靳大成

1999. 11. 10

自序

几年以前，我在文学所的文化沙龙上讲过一次逻辑，认识了靳大成先生。这次他邀我写一本关于学术的书，朋友之情，难以推却。没有想到，刚刚动笔，立即就想打退堂鼓，是靳大成先生的鼓励，才使我一路写下来。书写得很快，快得出乎我的意料。如今写完了，竟然又有些后悔。

我是搞逻辑和哲学研究的，看重的是学术，比较自信的是以专家的身份写学术论文。写散文或随笔，或者说，像文学家那样写东西，我真是不会。一些朋友早就劝我把眼界放宽，跳出逻辑的局限，说不定会发现自己的一个什么特长。憧憬虽然美好，我却好像一直顽固不化，其实是没有这种追求的胆量。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会动了凡心，也许是靳大成先生“关于学术”的说法迷惑了我。

这几年，我一直在宣传现代逻辑的重要性。我以为，写这本书，可以使更多的人知道逻辑，也知道我

的这一观点。当然，这不是一本讲逻辑的书，而是一本讲到了逻辑的书。它讲了我学逻辑和哲学、研究逻辑和哲学的一些经历和体会，由此引申出我关于学术、治学态度、方法和原则的一些看法。我希望作一个纯粹的学者，我自信也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但是，我不相信一个纯粹的学者会生活在真空中，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我也不相信一个学者对身边的社会会漠不关心。只是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关心和关注社会的方式，最好不要要求千篇一律，也不要以鲁迅先生为楷模来衡量，更不要以自己的尺度来对学者说长论短。在谈论学术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地从个人的角度，特别是从一个学者的角度谈到对人生和社会的一些看法，发表了一些议论。这些看法和议论在有些人看来可能很成问题，在有些人看来又可能很可笑，所以交出书稿我还真需要一些勇气。就算是一次为逻辑献身吧！

作为学者，非常看重自己发表的作品。我发表过论文和专著，因此深有体会。有一次和一位非常出名的学者谈到他写给一些小报杂志的文章，他问是不是觉得他写那些东西很“掉价”。我说，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可以写，问题是总应该写一些别人不能写的东西才好。不过，这一回轮到我担心了。我不知道这里写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别人不能写的，因为

没有自信。

英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达米特 (M. Dummett) 说, 他不喜欢一本书没有序, 就好像家里没有客厅, 一进家就直接进入了卧室一样。为了安慰自己, 我希望, 读者可以把这本书作为我发表过的那几本专著的序来看。我想, 作为一个序, 大概还可以吧。只是这个序有些太长了。

作者

1998 年 10 月于北京天坛东里寓所

目 录

自 序	(1)
得遇明师	(1)
黄埔一期	(12)
学海无涯	(24)
扬长补短	(39)
学思交融	(55)
它山之石	(67)
学术交流	(85)
金岳霖派	(104)
大师风范	(118)
逻辑本质	(129)
形而上下	(146)

学贯中西.....	(165)
名人学者.....	(180)
知识分子.....	(193)
幸运咏叹.....	(206)
学者情怀.....	(219)

得遇明师

名师出高徒。意思是说，出名的老师可以调教出比较有出息的徒弟。当然老师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有能力，有本领，有成就。以我切身的体会，与其说“名师出高徒”，不如说“明师出高徒”。老师的本领和能力不是体现在他的“名”，而是体现在他的“明”。一位真正的好老师主要不在于他出名，而在于他高明，他有渊博的学识和独到的建树，而且能够把他的学问传达给他的学生。明，才能高瞻远瞩，指点迷津。

我的老师周礼全先生就是一位“明”师。

1978年，我开始跟着周先生读研究生，专业是西方逻辑史。说来惭愧，这个专业不是考来的，而是分配得来的。我在中学毕业后于1969年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那里呆了四年，1973年至1977年在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学习，是个工农兵学员，

毕业后在一机部标准化研究所当翻译，1978年我报考研究生的专业也是英美文学，因此可以说，我与逻辑没有半点关系。通过研究生考试的初试之后，本该认真准备复试，但是经受不住重返黑土地的诱惑，



我随一个美国农机代表 周礼全先生与作者。

团去黑龙江友谊农场 40 天，工作完成以后，返回北京的当天，已是研究生复试的第一天。我只能匆忙赶去参加第二天的复试，找不到考场，还迟到了半个小时，虽然负责监考的罗经国老师后来又为我就第一天的考试内容安排了一次补考，但是我知道肯定是名落孙山。明知上学无望，自己倒也坦然，这不过是自食其果，好在我才 23 岁，来日方长。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罗经国老师给我打来电话，说其他单位来西语系要考生，问我是否愿意选择其他什么专业学习。这个消息使我大喜过望，我当时几乎是脱口而出，文史哲专业都可以。就这样，我被推荐给去要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倪鼎夫先生。经过倪先生的面试，我就成为周先生的研究生，专业是西方逻

辑史。总算和“西方”沾了点边。但是我选择了一位从未听说过的老师，也选择了一个几乎毫无所知的专业。我当时只有一个愿望，这就是学习。事后听说，周先生本来没有准备招研究生，因此当他改变主意想招学生时，只好到其他专业那些考不上的学生中去选。出此下策，乃是不得已，谁让他没有自己的考生呢！周先生明确提出两条：一是选外语专业的，二是尽量选年轻的。他的理由是：对于科研来说，外语与专业几乎同等重要；哲学所逻辑室有培养逻辑专业人员的能力，但是没有培养外语人才的能力，因此要找外语好的。可见，我是误打误撞学了逻辑，而周先生对我却不是一点选择都没有。这种选择显示了周先生的一种学术眼界。

开学后，哲学系的 70 多个学生住在一起。在哲学所的诸位先生来看我们时，我见到了周先生和沈有鼎先生，还有倪鼎夫和张尚水先生。交谈很一般，无非是寒暄嘱咐一番。周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只有一个：鹤发童颜，一派儒家风范。人们常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尤其是读研究生，更是要靠自己学习和思考。但是，我虽然读了逻辑专业的研究生，却还摸不着门，因此修行也就无从谈起。特别是，从热衷富于形象思维的语言文学转到专门学习抽象科学的逻辑，这个弯子也太大了些。我在学逻辑的同

时，床头还放着杰克·伦敦的英文小说《铁蹄》，而且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的书看了许多。第一学期期末，我的形式逻辑考试得了76分，列我们几个同学倒数第一。这时周先生找我谈了一次话，实际上也是他和我的第一次谈话。这次谈话时间很短，但是很艺术，我至今记忆犹新。

周先生主要讲了两层意思，一是听说我这次没有考好，希望我下次努力，并问我有什么问题；二是对我说，不喜欢逻辑也没有什么关系，研究生的时间很短，念完了还可以去搞别的东西，但是时间不要荒废，既然学逻辑，还是要把逻辑学好，学好逻辑总是有用的，即使将来去搞文学研究或文艺批评，也是有帮助的。说实话，本来我对考76分并不觉得怎样，读大学时就没经过多少考试，因此我从来不在乎考试（研究生复试之前我竟然不复习准备，与这种心理也不无关系）。但是周先生的话使我深思许久。他没有批评我，似乎也不期望我能怎样，他没有大讲逻辑如何如何重要，只是平平静静地说了一个普普通通的道理，这就是：既然念了，就要念好。念书与念好书显然是有区别的。做人不也是这样吗？干一件事情，就应该干好。周先生的轻描淡写反而引起我的重视。当时我想，考好成绩有什么难的，下次看我的。

4 于是我修正了学习方法，把全部精力集中到逻辑方

面来。命题演算考试之后，周先生遇到我时说，听说你考得不错，好好念！就是这么简单。我仍然没有觉得怎样，却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逻辑。

真正跟周先生读书，是在二年级下学期，一阶逻辑差不多学完了。周先生提出读亚里士多德的《论辩篇》，每次由我作报告，他来讲评。他认为，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要，而且读这本书，以后从里面找一个题目作论文比较容易。他还告诉我，以前他跟金岳霖先生读书时也是这样。金老坐在沙发里，闭着眼睛，听他讲，有时候让他停下来，讲评几句，然后继续。周先生认为这种读书方法很好。我想，这可能就是师传吧。于是每星期我去周先生家里一次，报告学习体会，我讲大约一个小时，周先生讲评也将近一个小时，然后讨论。最初几次，陈宗明先生也在座旁听，后来就只有我和周先生两人。周先生家里有一块小黑板，我用得很少，而他讲评的时候，经常把一些要点写下来。第六次讲完，我提出一个请求，希望周先生讲一次，于是第七次是周先生讲的。他站在小黑板前，边说边写，像讲课一样。那一次我只是提了几个问题。这样的读书活动一共进行了八次，将近三个月，刚好读完第一章。周先生说，够了，你可以自己看书了。

这八次读书活动实际上是非常有益的训练，既 5

是哲学思维的训练，也是治学方法的训练，它使我形成了读书的基本方法，也使我初步明白了什么是研究，为我今后治学奠定了基础。毕竟是学语言文学出身，我有时在理解方面愿意来些发挥，有些联想自己还颇觉得意。周先生从不打击我的这种积极性，也不批评说我的联想发挥不对，只是从原文出发，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论证，丝丝入扣，这种微观的分析常常使我顿开茅塞，有时也令我汗颜。比如，一个概念、一句话应该如何理解？从字面上应该如何理解？从实际意义上又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理解？如果只有一种理解，那么情况就比较简单。但是如果可能会有好几种理解，问题就比较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仔细分析，各种不同的理解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还要分析，根据不同的结果来看，哪一种理解是最可能的。此外，还应该考虑到会不会还有我们没有考虑到的理解。虽然我没有经过正规的哲学训练，不过读书至少十几年，哲学著作也读了几十本，但是，这样的思考方式对我来说却是全新的。每一次读书结束，我都觉得有收获。可具体是什么收获，是对亚里士多德著作有了更深的理解，还是读书有了更高的境界，我也说不清楚。只是每一次读书之后，自己总觉得有许多东西值得思考，也有许多东西可以思考。